

陳建銳律師受託 九登君常年法律顧問啓事

本律師受託師九登君常年法律顧問，凡有法律事務，請向本律師事務所接洽。地址：上海法租界二馬路。電話：二二一七。

諸瘡一見消

治一切瘡毒，無論新舊，一見即消。本藥房專治各種瘡毒，如癰疽、疔瘡、無名腫毒等，藥到病除，永不復發。地址：上海法租界二馬路。電話：二二一七。

建設當局溺職貪污釀成慘禍

高郵與化之成災原因

江蘇建設廳不得辭其咎
葉楚傖畢竟不失爲賢者，對於江北巨災，已向國府自動、雖則一角自請處分的呈文，抵不過江北遭災的萬千同胞，可是比了別地方的長官，釀成巨災，不肯認錯者流，實明多的了，並且我們也要明白，省府的組織中，本來有個建設廳的，葉楚傖做了主席，當然應負全省安危的責任，但是關於建設方面的責任，應當由建設廳負責，老葉監督不嚴，有失察之咎，至於建設廳長孫鴻哲，究竟幹了那些時候，發給的一筆一筆建設費，用在什麼地方的，高郵的災民，大眾知道是堤防失修，措置不合，其他各地，自是同樣情形，孫鴻哲不但戶位索餐，並且有溺職貪污之嫌，我們讀了高郵難民泣告的成災原因，就可以知道此次造成慘禍，確在建設當局的疏忽「溺職」貪污，孫鴻哲以下的建設官吏，自應予以嚴懲，不然政府怎

中村案中之日領事

(雲心)

所謂中村案者，乃因日方宣稱，有一確爲過甚，公使館及日當軸，已屢下日本上尉(？)途經東北，忽焉失踪，語誠云云，日領事又謂此案性質與萬寶山案相同，亦可於地方上解決，交當局處理，日方報紙宣傳尤烈，謂以強硬政策對華，或竟主張以武力解決，其論調之荒謬，一至於此，實則中村遇害，未得絲毫證據，即言中村被刺，亦不能證實，此事既生，滬上駐華領事館，亦奔走其間，時出入於公使館之門，書函往還，日有數通，曾有人往訪日領事及副領事，彼輩對訪者頗狡猾，謂關於中村案之一切交涉手續，均已有關當局之準備，不能作負責任之談話，惟對是案確有證據，祇須俟整理後，即可發表，至日方報紙之宣傳，

紀念之寶

(一)

譚院長國華。紀念一年週。信片藝術化。印花好友郵。一時難乞購。數紙獲親收。珍重思先哲。題詩蓋有由。

蘇曼殊的幾個闊朋友

(然情)

最近買幾本關於曼殊的書，住起洋房，坐起汽車來了，作書期中的讀物，偶然發見，欲知關於人爲誰何，列表如現了柳無忌的一篇「蘇曼殊」，其中也有許多算不得及及其友人，在裏面找出，富貴逼人的，但是他將來了不少闊人，這許多先生，總有走上富貴大路的一日，在和曼殊訂交時，差不，不管他們是些什麼東西，多大半是窮得連褲子一齊裝在裏面，曼殊在裏面再說，都沒有，現在一個個都(葉楚傖)是曼殊太平洋報



張學良身體完全復原，定十五日出院，聞將居住順成王府(堂堂寄)

某院之三當票

(逸俊)

某院處華洋雜處之區，室、開院務會議，討論院務，而以整肅著稱，長院者務改晉及中種種，具折獄才，清廉素著，其院者於時，述及特亦均潔身自好，持躬遇問題，謂本院對於職，清正，殊異於詩張爲幻員之待遇，實較其他同，第滬上生活程度甚等各院爲佳，以處於特，昂，諸公月入，輒不能維別區也，是時在席之天，其生，乃與長安居大不水一官，開而大發牢騷，易之嘆，一日，公餘之後，蓋天水八口之家，開支物，於其共述苦況，全體高級員司，相聚一浩繁，月獲雖尙可觀，猶同病相憐之感云、

警衛軍中一逃官

(公竹)

國府警衛軍近調一部來滬暫駐，聞其中營連長等軍官，頗多係上海求是公學之畢業生，而轉往黃埔軍校畢業者，故大抵係少年英俊之士，當該軍初抵上海時，有一軍官忽然發生逃遁，亦不幸事也，聞此軍官開以年事尚輕，十年前係本埠五馬路某大商店小主，軍校畢業後，曾任江陰某公安局局長，在任時，該處有一女學生，頗傾折其人，遂以身委之，今年此軍官在京時，曾與其上級某軍官發生意見，乃此番乘機挾款逃遁，知者咸爲惜之，聞此次所捲去之公款，尙不甚多，可謂不幸中之大幸，事後

枚叔近詩

(度前)

別西摩路故居
廣廈當年救水歎。故居專爲先妣張夫人而築。新居斗室容難。家貧偏是甘高臥。近年閉門，甘於餓死。官拙何嘗得荷安。(余從政二十餘年，哲爲廉吏，今家無擔石，痛哉心緒有如潮湧。腰圍無奈帶常寬。重達莫問別來事。燭盡千行當淚看。

海上英雄續集

五二

第四回 吳城巫山圓好夢 復仇仇海慶奇兵
好教珍珠妹心上安慰哩，二人回頭看時，左邊一撇門窗，跳進房來，對珍珠說道，好妹妹，你不要哭了，你天天哭，時時流淚，連人家看了，也不知暗却許多眼淚，且待破了孤星島再說罷，我想似英民叔，這種英雄豪傑，老決不致教他死的，妹妹不要悲泣，又對文耀說道，很好，你姊弟二人到了，我們好似添得一隻臂膊，明天一同去攻孤星島，任他高雲龍等怎樣厲害，須吃我老娘一百棍，把這紫雲洞點上一把火，燒得乾乾淨淨，文耀聽了左邊的話，不由破涕爲笑，遂答道，仇姊說得好爽快，明天我們一定能夠得勝的，珍珠也忍住眼淚說道，我是怯弱無能的人，全仗二位姊姊出力幫忙，方能復得先夫之仇，不但先夫在地下感謝，我父女也是終身感戴的，二人又說上許多話，將珍珠安撫住，便在這天晚上，仇九泉陶星耀朱世雄三人，共商出兵之計，討論至深夜始睡，次日又親自率海濱校閱兩處部伍，共有二千餘衆，操練了半天，纔出令陶氏兄姊率領漁戶軍爲左軍，朱世雄蕭天紅領七車領五百健兒爲右軍，仇九泉夫婦率領島上諸健兒爲中軍

于布衣

(明微)

已故外交官之談話材料
譚院長國華，執紼之行中，最爲人注意者，爲戴季陶于右任二氏，戴着一長衫，外加一黑馬褂，于氏亦然，惟戴之衣甚長，而于之衣甚短，相形之下，乃益覺滑稽，當雲車將抵中山門，于氏忽乘汽車，同至行列前下車，與送殯之各國外外交官爲禮，此輩外交官或御禮服，或御常服，皆極精潔，見于氏懸一中央委員之證書，而衣裝樸樸，似頗爲詫異，並有竊竊私議者，名士派之院長，固不以爲意，其如國家之體面何，(中央雖規定服式，而一般名士老爺，迄未遵行也)